

岁月依旧奶糖香

□张海英

娘亲舅大，我的童年几乎是跟着舅舅一起长大的。旧日时光纷纷跌落身后，如秋叶般静美。有一枚叶子，却不甘心地躺在记忆里，时常穿过窗棂，踏月而来，轻轻摇醒我，带来大白兔奶糖香甜的气息。

父母工作忙，三四岁的时候，我便在姥姥家住下了。那是一段柠檬般色彩的时光，姥姥和姥爷给了我无比香甜的爱意，在蜜罐里生活，我乐不思蜀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好奇心像春天枝头的蓓蕾，努力想要撑破包裹。没人带我去冒险和探索，我的目光盯上了舅舅。那一年舅舅13岁，我6岁。舅舅是姥姥家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，说实话，我的到来，瓜分了姥姥和姥爷对他的爱，不过那时我小，完全不懂。

我整天跟在他身后，屁颠屁颠的像个小尾巴。他带着我一直玩到冬天，因为雪大，他和一群孩子爬山的时候扔下了我。我哭着找姥姥告状，姥姥安慰我：“一定骂他。”我说：“还要打他，直到哭才行。”姥姥笑着答应我：“你放心，按你说的做。”

怀揣着姥姥的承诺，我得意极了，拿着小板凳，坐在门口，只盼着快意恩仇的时刻早点到来。

舅舅看到我，丢掉小伙伴朝我跑来，手里拿着一束打着骨朵的映山红。他把映山红放到我手里时，我

才想起，前几天我说过，大雪天看映山红一定很美。他当时还笑我痴人说梦，想不到今天就带回来了。

女孩子爱花的心雀跃起来，我蹦跳着跑回家，找来玻璃瓶，注满清水。插上花便放飞了希望，恨不得一夜之间，看它们竞相开放。欢喜的心大大地涌起来，推倒了报仇雪恨的初衷，把我淹没在幸福里。姥姥看我满屋子飞，便偷偷地笑，自是旧事不提。一个眼神相遇，我便明白了其中含义，不依不饶地扑进她怀里。满屋子的笑声绕梁而去，散落在沉醉的夕阳里。

舅舅学习成绩一向很好，每年都能拿回几张奖状，这一年，他还拿回两元钱，说是考了全镇第一，老师奖励的。他把钱夹在书里，每天偷偷看一遍，甜甜的笑容把我嫉妒得快着火。于是跟他要，他不给，还把我气哭。姥姥生气了，给他一巴掌，结果我理所当然地如意。

递给我钱的时候，舅舅委屈地说：“你别弄丢了，原本打算过年给你买大白兔奶糖的，我知道你爱吃。”我一惊，钱掉到地上。原来他惦记着给我买糖啊，怪不得小心翼翼地保管着，我这是做的什么事呀。没脸捡钱，假装想妈妈了，我哭着跑出院子。

快过年那几天，下了几场大雪，厚厚的白色被子，盖满田野山岗。哭是件很无聊的事。我拿起棍子，在雪地里画小鸟。一只鸟还没画完，舅舅来了。“回家啊？”“不

回。”“冷不冷？”“不冷。”“想不想吃冰糖葫芦？”“想吃！”没有比吃的东西更能哄好一个吃货的心，我好奇地看着他：“哪有冰糖葫芦呀？”舅舅笑了：“我给你做。”

我抹了一把眼泪，用崇拜的小眼神看向他，他立刻来了精神。舅舅拿来一根棍子，两手抓上一把雪，把棍子围在中间，用力一握，一个白雪球就沾在棍子上。如此重复，当第五个小雪球串在棍子上时，我知道，白色的糖葫芦做成了。好神奇，虽然不能吃，却很可爱，与真的比起来，这样的糖葫芦更有趣。我们俩拿着雪白的糖葫芦满街疯跑，笑声惊起树上的鸟儿，斜斜地飞起来，冲进阳光里。

大年初一那天，我换好新衣服，准备去邻居家拜年，舅舅拉住我，往我兜里塞东西。看他笑得开心，我急急地把东西掏出来，原来是大白兔奶糖！我忍不住扒开一颗放进嘴里，又扒了一颗，塞进他嘴里。

趁舅舅低头系鞋带的空隙，我偷偷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舅舅一脸嫌弃：“你吃着奶糖呢，黏糊糊的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擦脸。我哈哈大笑跑出了屋子，笑声落在雪地里，蹦跳着，滑出好远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被妈妈带回家，成为一名小学生。一晃多年，那些过往种种，如发黄的老照片，模糊成人生的背景，而那年春天的奶糖香味，却永远留在味蕾上，印在记忆里。

冬至过后，阴气下降，阳气上舒，夜短昼长，每过一天，都滋生出一份日渐明朗的春意。尤其是在落雪的晚上，哪怕只喝上一杯白开水，不用茶或酒当引子，也会升腾起这样或那样的思绪，暖暖的，却又不烫。这样的夜晚，思绪也在飘飘，飘来飘去，就飘到了从前的旧日时光。

儿时的冬天，是从母亲连续几天坐在炕上赶制棉衣开始的。每年深秋，摆在母亲面前的首要任务，就是为我们一家五口做棉袄棉裤。也许有些人会不解，为啥非要临秋末才做棉袄？早点做完不好吗？说来心酸，一是夏秋季多忙碌，母亲在“五七”大队上班，下了班，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计。二是孩子们疯长，做早了，往往到时穿上又小了。捱到年根底下，算是换新吧。给大哥扯几尺布做身新的，再把大哥倒下来的旧棉服给二哥缝缝改改穿，而二哥穿小的呢，再改改补补给我穿。至于我穿剩下的，无人可检，就修剪洗净，留做下年当补丁用了。

旧日时光，虽然苦涩，但忆起来，依旧温馨。打我记事起，好像就没穿过一件花棉袄棉裤，一律是捡二哥穿剩下的，而颜色永远只有灰黑蓝。唯一与哥哥们不同的是，我的棉裤没有前开门，却在小腹的上面有个小肚兜，背带在后面交叉，然后固定在胸前的小肚兜上，非常保暖。

那时候没有美丑之想，给啥穿啥，也不挑剔。稍大些时，看着别家的孩子穿着供销社里买回来的既漂亮又紧身的新型棉裤时，眼馋得不得了。再看自己穿的又厚又肥的棉裤，实在是太丑了。爱美之心作祟，为了看起来显得瘦些，我故意把棉裤撕个口子，偷偷把棉花拽出来扔掉。可拆了容易缝制难啊，看似简单的缝合，在我这里却成了难题，怎么弄也不能把它缝合好，只好做个大口子穿着开裆裤，外面套上裤子遮丑。

那年的孩子课业都不重，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。孩子们喜欢堆雪人、放鞭炮，虽然手脚冻得冰凉，可后背和头发上却冒着热气。心里痒痒，赶紧跑到离家两里多的小河边，小伙伴们一起捡江边的石子砸冰块，吃冰溜子，那感觉，比吃冰棍还爽。那“咣咣咣”冰块破裂的声音，谁听了都会莫名地兴奋。孩子们呼喊着、雀跃着，一个个冰窟窿激荡的浪花成了欢快的歌，乐翻了整个冬天。

也许是开心过了头，玩得找不到北的我，脚底一滑，“咣溜”一下掉进了刚砸好的冰窟窿。好在水并不深，小伙伴们七手八脚赶紧把我捞出来，但冰冷的河水已顺着敞开的裆口处毫无遮挡地涌进双腿，瞬间冻得我上下牙直打架，浑身筛糠似的哆嗦着。想赶紧回家取暖，可棉裤已成了两条僵硬的冰柱，只得被伙伴们簇拥着艰难地往家挪。

母亲看到我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并不急着责骂我为何落水，而是心疼地取出棉袄，帮我脱了湿衣服，让我上炕暖和，返身上灶房煮了碗姜糖水给我祛寒。然而，当她看到湿漉漉的棉裤所剩无几的棉絮时，眉头紧蹙，扬起的巴掌在半空中舞了舞，最后换成一根手指，轻轻地地点在我的脑门上，叹气道：“闺女孩儿最怕着凉，落下病可怎么整？以后，千万别往外拽棉花了！”

那年月，没有洗衣机，没有烘干机，也没有多余的棉花，母亲是怎样烘干、上哪淘弄的棉花，又是怎样黑缝好的棉絮呢？我浑然不知！只知道清晨醒来时，厚厚的棉裤压在了褥子底下。母亲做的棉裤，依然笨拙，依然厚重，拥在怀里的那一刻，才感觉到每一针每一线都深藏着母亲浓浓的爱。

记忆深处，好像是二十年前的冬天，企业改制下岗后，我在贸易城打工。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，新时兴的羊绒裤、太空棉裤比比皆是，可我仍穿着母亲缝制的大肥棉裤上班，身材臃肿得像个孕妇。与那些打扮时髦的同事比，显得过于老气了。赵姐大我11岁，打扮得光鲜靓丽比我还年轻。也许她听到了些什么，怕伤我自尊，偷偷地买了条体型棉裤送给我，告诉我如何配衣裳，怎么打扮等等，我像个啄木鸟似的不停地点头应着。虽然，在温度和风度之间，我最终选择了温度，但那条体型棉裤夹杂的温情却是我终生难忘的。

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曾说：“过去都是假的，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。”或许并不真切，你不觉得那是光阴沉淀的墨香吗？虽然冬天依然冷着，可心里的暖，足以温暖着我不会停下追逐人生梦想的步履。感谢母亲，为我缝制抵御风寒的背带棉裤和小棉袄，是它融化了我童年时寒冷的冬天，护佑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年。感谢赵姐，把我从不修边幅的“假小子”蜕变成爱美的女人，也让我感受女人的色彩可以美丽我的人生！

在漫漫寒夜，我努力将那点点滴滴的温暖一一攒起，积攒多了，心里就有一轮太阳，穿过云层，把霜雪覆盖下蕴藏着一粒粒干瘪饱满的种子唤醒，就会有希望的嫩苗破土而出，那里残雪消融，溪流淙淙，迎着春风，执拗地在生长……

淘一段旧时光

□宋北莱

写在春节前的家书

□李秀芹

儿子：

提笔写信，感慨万千，上一次给你写信还是你在外地读书之时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你和妻子在外地做生意，本来今年打算一家人过年回家，可因为疫情，我和你爸决定不让你回来了。

现在通讯这么方便，可以视频通话，虽然相隔千里，但和面对面谈话一样。说到这里，我要感谢你，没有在微信上把我屏蔽，我可以天天看到你的朋友圈。我和你爸的智能手机还是你帮我们买的，还教我们学会了玩微信，我的第一个微信好友便是你。你爸学东西比我快，他知道微信有分组可见的功能，便主动告诉我，让我把他和他分在一组，否则你发的朋友圈有些他能看到，我若看不到，我便会闹情绪。

虽然这是你爸的玩笑话，但也表明我们是通情达理的父母，知道孩子有自己的世界和隐私，我们不指望能了解你的全部世界，只想知道你平安健康，过得快乐开心。

自从有了微信，你爸每天都发好几条朋友圈，并且有了随手拍的习惯，看到一朵花儿也拍，看到一尾鱼也拍，看到一棵树也拍，我做了好吃的他也拍。他的朋友圈一

天至少更新三次，连我都看烦了，他却说，这是朋友圈报平安。每天给你打电话怕影响你工作，发个朋友圈你就知道我们的动态，离家在外也就放心了。你看你爸心思比我还细，所以希望你学学你爸，每天都透点信息给我们。多年父子成兄弟，但说起容易做起来难，平时坐一块儿还能聊点家常，一旦打电话或微信视频，就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你每天发一条朋友圈，让我们可见，我们这一天就安心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你成长的过程中，甚至你成年以后，我从未夸奖过你。意识到你真正懂事了，是你结婚时，我和你爸给你买了房子当婚房，可你死活不同意去住，坚持让我们去住。你说，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你住新房，我们住旧房子，你心里过意不去。

你结婚后，从地摊生意开始做起，慢慢积累了财富，自己买了房子，还带我跟你爸出去旅游。对孩子的认识是父母一辈子的功课，孩子在变，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也得跟着变。虽然你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一直在努力，我和你爸都感到非常欣慰。

最后，希望你当好小家长，关爱孩子，体贴妻子，在外欢欢喜喜过个年。

红红窗花红红年

□王晓阳

“一扇一扇红窗花，映出一代好年华。老辈的嘱咐儿女的爱，红红火火暖万家……”歌谣声中，春节已款款走来，一路红红红红的窗花跃然窗上，像燃烧的火焰，照亮了古老的民俗，映红了故乡的年味。

外婆心灵手巧，剪纸技艺很高。她剪纸时神情专注，目光柔和，先不急不慢地把一张红纸多次对折后，拿起剪刀，“咔嚓咔嚓”剪走龙蛇，随着纸屑纷飞，一尾金鱼挣脱束缚，在外婆的手中游动起来。最后，外婆会反复端详金鱼，稍微修剪，直到满意为止。

“给我！给我！”我兴奋地嚷着。我把金鱼摊开，双手举着模仿鱼游动的姿态，骄傲地边走边游，马上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。他们纷纷跑过来，火热的眼神中流露出欢喜和羡慕。在众人的拥簇中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王子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份喜悦来自外婆的巧手！

外婆的剪纸不局限动物，也有“吉祥如意”“丰年求祥”“五谷丰登”“人畜兴旺”“连年有余”等主题，内容上多以喜庆、吉祥为主调，兼有避邪的内容。街坊邻里都知道外婆精湛的工艺，每有喜事，都要请外婆剪一些作品。外婆只要有时间，从来

不拒绝，有时还倒贴红纸。我知道后，有些不满。外婆笑着抚摸着我的小脑袋，柔声地说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这不算什么。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！”

在外婆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对剪窗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有一次，趁外婆不在家，我拿起剪刀，模仿外婆的姿势对着红纸咔嚓咔嚓，摊开一看，废了。我沮丧不已，恰巧外婆回来看到了。她没有责备我，而是再给我一张小红纸，嘱咐我要小心点，别剪到手。外婆说：“剪窗花，要心静，更要心有窗花，没有反复的观察和练习，是剪不好的！”或许是我太笨的原因，我总是学不好剪窗花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窗花的喜爱。每年过年，一到外婆家，我总是央求外婆剪窗花，贴窗花，把年味贴得红红火火，温暖着寒冷的季节！

窗花是盛开在春节窗棂上的花朵，年年开放年年不败。后来，随着外婆的仙逝，那剪窗花的美好时光渐行渐远了，但是那红红红红的窗花始终盛放在我的心中。窗花燃起的年味和外婆意味深长的话语从未远离，一次次伴随我走过季节的轮回，指引着我走向人生的春天……

钟情老日历

□小夏

每到年终岁尾，我都会买一本老式日历，厚厚的一大本，三百六十五页。

越来越觉得时光更迭得太快了，仿佛一瞬间，这一年又过去了。我不愿意买台历，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在一张画面上，薄薄的几页，一眼就望见了年底，仿佛时光都变“瘦”了，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“恐惧感”。

还是日历本好，往书桌上一放，那么厚的一叠，一天撕掉一张，放慢脚步，来年的日子慢慢过。虽然时间不会因此增加一分一秒，可是心里不慌啊，有那么多日子在等我遇见，等我一起幸福，一起快乐，一起承担，而今天的这一页，撕掉就没有了，我会加倍珍惜当下。把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听，她们笑我矫情，怎么过不是一天啊，背着抱着还不是一样沉。

这个习惯的养成，和奶奶有关。小时候家里到了年尾，奶奶都要买一本日历牌挂在屋里最亮堂的地方。日历的封面永远是火红色，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而里面的星期六，是我最喜欢的绿色，星期天是喜庆的红色。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，一看到绿色的星期六，心里就雀跃，因为马上就可以不用上学啦。每天早晨，奶奶用粗糙的大手，撕下一张，然后摩挲着新一天的页面，奶奶想让这一天平整顺滑，充满了深深的期待。这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，打湿了我的心，到如今依然印象深刻。

撕掉的日子，有风雨，有霜雪，有欢乐，有忧伤，虽然是清贫的日子，但是因为有人陪伴，并不觉得日子艰难。奶奶不识字，却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做上记号，比如家人的生日，所有的节日该吃什么就画什么，亲人故去的日子要祭奠，叔叔、伯伯、姑姑哪天要来家里看她都要记上，画满了圈勾和图画。也有的一年里，奶奶不撕日历了，用一根橡皮筋，一张张地别过去，年底依然是厚厚的一叠。不同的是，这一叠已不同于年初，经过三百六十五个日照与黄昏，烟火的熏染，分明蓄满了情感的记忆。而我更愿意撕掉它，眼看着日历变得越来越薄，心里越发珍惜时间。

慢慢地，日子变得越来越好，和那些老物件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一样，日历自然也更新换代了，有了香车美女的台历、挂历，甚至电子日历。网络时代的到来，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显示时间，日历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

过去的旧时光，从清晨轻轻撕去日历的那一刻缓缓流过，仿佛听到岁月在流逝的喘息，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，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，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。

一张张被丢弃在时间荒野里的日历，镌刻着我们的回忆，也雕刻着心灵和容颜。无论时光如何催白了青丝，把唤不回的过去留在昨天，我这个恋旧的人，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新年换新日历本的习惯。

喜欢那厚厚的老日历，享受那厚厚捧起来的情感，也愿在以后的日历上写满幸福的故事。

